

抗戰到底

反對行政上的倒退

粉碎日寇漢奸的新陰謀

蘇聯出兵後

解散羣衆團體能爭取勝利嗎

戰勝艱苦，戰勝饑寒，戰勝日寇！

看，趙城的同胞怎樣對付敵寇？

國際新形勢與我準備反攻階段工作之爭取

蔡雄飛投敵經過

再斥汪兆銘

議盟三週年大會特寫

取消進步的抗戰力量能克服困難麼？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立北平圖書館藏

S

韋·邢·荷·

荷·

韓鈞

李明軒

列夫

(民革社)

何香凝

薯·

蔚文

領袖的話

今後抗戰工作，仍以加強精神的及物質的抗戰力量為其重點，我軍充分加強之日，即敵閥侵略崩潰之時，歐戰雖起，凡我同胞，衡量敵我，熟察前途，其勢也完成民族之復興，其懈弛也即淪為敵閥之奴隸，一榮一枯，一生一死，天淵之別，而我自操之，深願我全國同胞，除深切體念前途諸義，共同致力之外，務須認識我最後勝利之真心，把握所在而奮鬥焉！將見其成功之日，不獨領土主權行政完整，使國家永不再受外患之侵略，且將建立東亞之真正和平。——蔣委員長語——

在抗戰的現階段，一點也不敢大意，不要以為我們已有很大的進步，我們的敵人對付我們的方法更多了，不要以為我們已逃過了滅亡，我們的艱難困苦更大了，我們不要怕困難，要克服困難，不要造障礙，要消除障礙，勿躁急，勿落伍，以損自己而害國家，好的前進的，一定要宣揚，壞的錯誤的，一定要糾正！爲了抗戰復興大業的成功，我一定爲抗戰復興努力，但也絕不姑息任何人的錯誤，我一定爲抗戰復興努力到底！

——閻司令長官語——

評小 反對行政上的倒退

山西在一年以來，行政工作上的進步，政治機構的改善，都是成爲全國模範的事實。尤其在某些下層政府的革新，區村長的民選更爲全國人士所稱道不已。

當目前國際局勢有新的發展，國內抗戰在此新形勢下，正應加強團結，力求進步，堅持抗戰到底才對；尤其成爲敵人「掃蕩」的最大目標的山西，更應本着過去的成績猛進不已，以副國人之期望，乃有少數不進步的份子，企圖把時代拖回去，除了有計劃的反對民衆運動破壞新軍而外，在行政上也企圖進行倒退的工作，這些都是令人痛心而非常危險的。

這些倒退表現出來的是——

取消一些抗日最堅決的政權，撤換一些抗日最堅決的區長縣長，霍縣二區的抗日政權被縣長某無理撤銷了；在敵區奮鬥經驗極其豐富的平遙縣長撤換了，在文水建立平地游擊根據地成績卓著的文水縣長顧永田被允許「調升秘書」了；這些事實我們立在抗戰復興的立場上說，尤其立在加強敵區行政的立場上說，都是非常重大的損失。但事實還不只此，在另一方面，有些根本不執行司令長官的革命法令的腐化份子升官了，有些逢迎諂媚善於做上行公事的無能之輩抬頭了，也有與敵人和平共居甚至縱容所屬投敵的份子，尸位素餐耀武揚威了。這完全是違背了司令長官所謂「增強抗敵機能」的原則，而是一種「減弱抗敵機能」的倒退行為：這是第一類事實。

其次，是一些政府機關不發給各羣衆救亡團體經費，搗亂救亡團體，擅自捕拿議盟工作同志，解放羣衆團體，靜樂縣長是解散了各救，霍縣是藉口經費困難取消二區的羣衆團體，鄉寧是僞造農青救代表，（詳見本期時評）這些反對民衆運動的事實，在抗戰復興的立場上說，更是一種罪惡，但事實也不只此，另外，有的人又在各救之外想得組織什麼農會、商會與之對抗了，有的人又想把持各救使得它只掛一塊招牌就是了，有的人又想把改善人民生活的法令一筆勾消了。這完全是違背了司令長官所謂「強民政治」的主張，而實際上成了一種「弱民政治」：這又是一類事實。

這兩種事實皆是與敵有利與我有害，客觀上助敵的行為，也是行政上的倒退現象，爲每一個愛國同胞所誓死反對。

這兩種事實同時又是「反議盟」的另一新花樣。正如一閻司令長官與楊副司令長官所說，議盟會在行政改革新軍建立與民衆運動上都有不可磨滅的成績，也正如蔣委員長所說議盟是適應二戰區客觀需要組成的團體，是不可反對的，但是這些腐化份子，表面上公開場合上雖然不敢反對議盟，然而骨子裏偷偷摸摸的都在加強了反議盟的勾當，問題很簡單，撤換幾個議盟同志擔任的縣長，取消幾個議盟直接領導的救亡團體，也就等於反議盟的卑鄙行爲一樣，這是爲每個進步的人士所誓死反對。

提刀子放在自己脖頸上沾沾自喜的人，以自殺爲得計的人，就是今天行政工作上的某些最不進步的份子，我們願意向他們作誠懇的勸告，即時猛省，走上司令長官指示我們的「抗敵行政」「強民政治」的路子，如果自己不成爲革命者，而做了革命路上的障礙物，那只有死滅之一途。

時評

粉碎日寇漢奸的新陰謀



當前抗戰處在嚴重的難關。由於日寇的招和誘降政治進攻的加強，由於汪派漢奸集團活動的加緊，「妥協投降」成爲目前時局中的最大危險，渡過難關的最大阻礙。

最近日寇漢奸在各地又製造了一些新的陰謀新的事實，首先是汪派漢奸集團在日寇的卵翼之下在滬西某地召開了「偽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這簡直是喪心病狂卑鄙無恥之極；時至今日，全國人民，全國黨派一致承認的是堅持抗戰的中央政府，一致擁護的是領導全民族走向解放之路的蔣委員長，一致擁護的是團結各黨各派一致堅持抗戰的中國國民黨。所謂汪派漢奸集團的「國民黨」；它不僅是「偽國民黨」而且是「漢奸黨」。關於這點，本刊早在三卷十期的時評中特別指出並加駁斥過了。

其次是自蘇德協定以後，我們國內出現了「蘇日也會訂立互不侵犯條約」的憶測，繼之散出「蘇日將訂立互不侵犯條約」的空氣。我們認爲這種不負責任的憶測，主觀上

或以爲是愛國心切的神經過敏，但客觀上會引起有礙中蘇邦交的不良影響。至於有意的宣傳或惡意的散發這種空氣，則更是日寇漢奸的陰謀，企圖以此使我們從疏遠我們的最忠實的友人蘇聯起，走上「共同防共」或「防共親日」的滅亡路上。他們不明白蘇德協定是蘇聯和平外交政策的偉大勝利，蘇德協定的主要的是粉碎了「反蘇」的戰爭陰謀，解除了德意日集團的「反共」武裝，打擊了英法反動的份子，孤立了日本幫助了中國的抗戰。不是蘇聯向侵略者屈服投降，而是侵略者向蘇聯屈服投降。

蘇德協定有它協定的環境、條件與根據。

○在今日蘇聯日本間還沒有這些條件同環境，首先是暴日幾年來的所謂「明徵國體」「

防共聖戰」這惡魔的一套，希特勒可以翻手

爲雲覆爲雨，日本的法西斯軍部却做不到。

蘇聯出兵後

一新今一週來，國際戰爭的局勢，是以蘇聯出兵舊俄領土即今日波蘭東部國境爲中心而折迴變化的。

蘇聯出兵後起了些什麼變動？先說一說，蘇聯出兵的意義。

蘇聯的出兵的意義，是不是掠奪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戰爭打滅了，或者相反地我們的神聖抗戰被英日爲首製造的東方慕尼黑犧牲了流產了（現在是不會的），並且這種犧牲或流產已經成了既成的不可挽回的事實，這一些條件下，它不僅是不可能，同時也是絕

不會有的事。

最後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最近日寇漢奸在港、滬散播我「變更抗戰國策」謠言，企圖動搖我民族革命統一陣線的陣容。抗戰兩年來鐵一般的證明了「堅持持久戰」是中華民族解放的唯一法寶。黃帝子孫正在用熱血

同頭顱來滋潤着這法寶，一直滋潤到解放戰爭的最後勝利，絕無中途妥協之理，絕不上日寇漢奸的「造謠中傷」圈套。這些，我們最高領袖蔣委員長、閻司令長官在關於最近時事問題的談話中，已經以異常堅決肯定的語句告訴了我，縱令這種謠言有狹義的少數人利益的要求存在其間，而在今日全國團結一致堅持進步堅持抗戰的局勢之下，我們也不必過份誇大這些細節問題。——韋

二十三日俘有十二萬，二十五日俘官兵一萬人），爲什麼沒有巨大的反抗呢？而德國的軍隊爲什麼會有不同的遭遇呢？這除了紅軍的强大外，也一定還有另一個戰爭性質不同點存在；這一點，波蘭的政府（總統及其他官吏）與英法及其他國家的叫囂蘇聯侵略波蘭是不能掩蓋這個真理的。在這一問題上，我們決不能說是「蘇德兩國瓜分波蘭」，蘇聯爲什麼要佔據波蘭的土地呢？從蘇聯出兵時致波照會的聲明中：「保存本身利益並不妨礙中立地位」的話裏，也可以看到梗概。

薩聯出兵後的第四個事實，是希特勒在東西兩頭封鎖之下要求和戰了。墨索里尼眼見蘇聯這種強有力的表示，英國金融資本家的走狗張伯倫之陰謀節節敗露，他前顧後盼，更加猶豫起來，一時不敢參戰到哪一方面去了一。

實，這是又一種反對議盟的方式，也是敵寇漢奸心所願而求之不得的事情，真是親者痛，仇者快！

但是這些任務是不是發生效果呢？我們敢說除增加二戰區抗戰工作的困難，有影響民族革命統一戰線之擴大以外，別無所獲。因爲議盟和民衆保有密切的關係，民衆既然是我們抗戰的基本動力，議盟會就必然要存在，假如民衆不動員組織起來，抗戰工作就一無保障，亡國滅種後，甚麼人也不會存在的。

司令長官會力圖辦到的。在整個東北政局組織的號召，而這些人反用各種藉口去反對議盟去解散民衆團體，司令長官說要鞏固組織，這些人則用另一個方法去製造組織問題上的磨擦，無異是在到處阻礙着司令長官偉大號召的實現。這是否為漢奸的行為，希望我們全體民衆深切注意。

這裏明白的告訴解散與破壞羣衆團體的人們，羣衆信仰，不是從掠奪中可以取得的；領導地位，也不是從排擠裏可以解決。排擠、掠奪是違反着司令長官的意旨，違反着千百萬人民的願望，深望這些不進步的份子，亟速猛省！

解散羣衆團體能爭取勝利嗎？

蘇聯出兵後表現出來的第二個事實，是西部戰場比較的激烈了，是北海方面帝國主義的海戰比較的展開了。這些是在蘇聯爲挽救人類和平盡了最大努力後，帝國主義者還頑強不顧世界人民大衆幸福當然有的現象。這正是說明帝國主義者不願和平，很久以前就打算好了這場屠殺。

的機會，波羅的海小國得有保守中立的保障；雖然說所有這些小國政府有無認真防禦和中立的決心，在英、法、意帝國主義的玩弄之下還有問題。

聯爲什麼要佔據波蘭的土地呢？從蘇聯出兵時致波照會的聲明中：「保存本身利益並不妨礙中立地位」的話裏，也可以看到梗概。

至於蘇聯出兵後的情形，首先是東部戰

薩聯出兵後的第四個事實，是希特勒在東西兩頭封鎖之下要求和戰了。墨索里尼眼見蘇聯這種強有力的表示，英國金融資本家的走狗張伯倫之陰謀節節敗露，他前顧後盼，更加猶豫起來，一時不敢參戰到哪一方面去了一。

實，這是又一種反對懲罰的方式，也是敵友漢奸心所願而求之不得的事情，真是親者痛，仇者快！

戰勝艱苦，戰勝飢寒，戰勝日寇！

韓鈞

在敵寇加緊進攻，漢奸頑固分子積極搗亂的今天，飢餓和寒冷又加緊迫害着與敵人浴血苦鬥的戰士們；下面是××同志的一段報告，在這裏供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參考，同時也希望驚醒那些頑固份子來堅持抗戰，堅持進步團結的民族革命路線：「××同志：我們已從十六號移至××，這裏冷得很，夜裏老實睡不好，一會兒凍醒一次，苦得要命，許多同志，沒有大衣，棉被又帶不動，所以，簡直沒辦法挨過這嚴寒的冬天！自改編之後，經濟異常困難，不但公家的牲口少，不能為個人帶一斤半兩，即令幹部自己有力弄得牲口，亦無人能養，這樣，帶棉衣棉被，怎樣也不能帶；這邊生活程度之高，恐怕已不弱於秋林，麥麵三角多錢一斤，宣傳隊隊員每月有十元餉，吃飯即達到九元八或九元九之多，每月每人至多領到二角錢，他們並不叫苦，然而，鞋底鞋面都破得不成樣子，至於襪子，更談不到，冬季也難穿上襪子的；把這些孩子的生活情形，展放於民衆之前，鄉間老太太常會撫摸孩子的身體而落淚的！」

吳兆玉同志現在只有一個夾被子，夜睡不着，只好晚睡早起，所謂「溫暖的被窩」我們連做夢也夢不到啊！但對於工作，仍是積極，誰也不會因生活之苦而灰心喪氣，我們簡直是被「窮困」激怒而拼命的工作與學習。在部隊裏，都是叫苦連天，情形是太可怕了，如果隊員不增餉，委實生活不下去！」（點係作者加）

這本來人類的歷史，尤其是所有革命的歷史，都充滿着可歌可泣的故事，一切革命的人們，特別是領導革命鬥爭的人們，不僅要與憂鬱，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偉大胸襟，犧牲小我為革命事業努力，才會有勝利的希望。但是這個道理，知易行難；許多掉隊變節的司令長官說，「革命就是割瘡」，這不僅對社會是這樣，對個人也是一樣。所以，都應該以此來說明；腐惡社會的主要力量也就在這裏，沒勇氣的就只有低頭。

民族革命戰爭達到空前嚴重關頭的此刻，我們要特別提醒大家來深刻了解並實際這一真理，即：

戰勝艱苦，戰勝饑寒，就等於戰勝日寇！

就二戰區的整個情形看來，所有抗日團體和部隊都是艱苦的，但儀盟會和她領導的新軍要加倍的困難，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為什麼呢？

儀盟會和她所領導的新軍，歷史都很短，但在短短的二三年中，組織和經費常常發生變動，永遠沒有脫離過虧累的境遇，再加上第一路途阻隔，儀盟會和其種種情形；當敵人加緊圍攻封鎖的現在，就更容易發生絕糧斷炊的事件。因為儀盟是革命的組織，她的成員和工作幹部都是貧寒的青年，既不願貪贓枉法，又無接濟資助；決死隊因為堅決實行司主張，部隊嚴厲執行革命的「三一制」，有明確的三大任務，所以，部隊缺額一般的要少得多，這形成特別艱苦的主要原因。長官的建軍，還必須指出，這種情形會一天一天更加嚴重，如果不澈底以革命的方法解決問題，生活的迫害就會成為抗戰繼續支持的制命威脅，二戰，還並不是我們要危言聳聽，或者故意訴苦，儀盟會的許多地方工作同志，大部的新軍，今天確實有「委實生活不下去」的情形！而且要真道這一點，我們的死敵日寇漢奸也知道這一點，所以，特別實行對儀盟會的封鎖打擊，破壞在羣衆中的威信，企圖從羣衆中限制正堅決保持二戰區在全國的模範地位，支持儀盟的工作，鞏固擴大儀盟的組織，繼續鞏固壯大決死隊新軍，是決定的關鍵；我們自己要真道這一點，我們的死敵日寇漢奸也知道這一點，所以，特別實行對儀盟會的封鎖打擊，破壞在羣衆中的威信，企圖從羣衆中限制正堅決保持二戰區在全國的模範地位，支持儀盟的工作，鞏固擴大儀盟的組織，繼續鞏固壯大決死隊新軍，是決定的關鍵；我們自己

偉大光榮。

三 怎樣與艱苦饑寒奮鬥

首先，我們應當清楚了解，造成這一現象的基本原因，一方面固然是敵人的封鎖和經濟侵略，另一方面，將近一年來由於國內政治形勢的逆轉，使根據地內一般的經濟政策和建設都無從澈底實施，以致在敵人的打擊下，沒有辦法解除必然要發生的困難。這就是說，為整個的領導着想，所有目前威脅人民，首先是軍隊生活的問題，並不是宿命的，根本沒有辦法解決的。但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在團結進步的基礎上，必須要用革命的方法，以革命的大刀闊斧的步驟，動員一切物力財力，高度發揮民衆自我犧牲的民族意識才能成功的；不進步、不廣泛動員民衆，不實行進步的革命政策，克服這種困難是不可思議的。

敵後抗敵游擊戰爭，是現階段中日戰爭的主要形式，是支持相持局面，準備戰略反攻的主要關鍵，因此，援助敵後抗戰成爲全國當前的主要任務，一切愛關心中國抗戰，渴望中國勝利的國際友人，都應該動員起來，支持中國人民的敵後抗戰。這就是說，深入在敵寇佔領區域的游擊部隊，應該用一切方法，向全中國以至全世界擴大的宣傳，爭取各方面的大量援助，解除經濟物質上的困難。

組織和部隊本身如何才能與這種艱苦饑寒的迫害鬥爭呢？我以為應該從下面幾點來着手：

(一)澈底實現蔣委員長的指示「前線以士兵生活爲標準求一致」。澈底執行司令官建立新軍的基本主張之一「官兵一致」，加強內部的團結，使每個人對組織和部隊抱無限的忠心，大家上下都有同甘苦共患難的偉大革命精神，這是戰勝困苦的基本條件。要達到這一要求，我們必須百倍加強政治工作，完成下述的任務。

第一深刻進行政治教育，使每個人了解目前形勢的嚴重，非大家犧牲小我成全團體就不能有個人的存在，自覺的去完成司令長官所號召的無條件存在；幹部和上級要以身作則，起光榮的模範作用，完全剷除升官發財的舊習慣意識，繼承歷史上革命軍人的美德與士兵同甘苦」，「推衣衣之，推食食之」，抱定爲革命犧牲的決心，達到赤條條無牽掛的革命人格，在這種影響推動下，部隊團結的完滿精誠。

誰要是不了解這一點，在抗戰的更艱苦階段，是一定會被消滅的。

(二)實行節約生產運動，發展消費合作制度，保證全部隊沒有一點浪費，在可能的條件下，還可以實行部份的生產工作，舉辦流動性的小規模合作社，給部隊一部份的經濟幫助，根據我們過去的經驗，這不是絲毫沒有可能的事。

(三)消極的澈底改善部隊紀律，和民衆建立家庭一樣親密的關係，積極的要在可能條件下，幫助民衆替民衆解除困難，加強民衆

對部隊的愛護和關懷；然後，特別加強部隊的民運工作，配合地方羣衆團體，廣泛動員，募捐幫助部隊減輕食糧或土產物品的價格，優待抗日軍人，幫助革命部隊要造成一種濃厚的空氣，使真正與民合作的部隊，能够得到生長發展的條件。

(四)對敵區實行經濟的游擊，劫奪敵人的運輸隊，破壞敵人的經濟建設，對罪惡滔天的大漢奸們，也應給以應有的制裁，這在真正能遠深敵後的部隊，是可以部份的得到一些物質幫助的。

(五)最後，而且最主要的，取得民衆幫助的辦法，是英勇的戰爭，堅決的打擊敵人！我們必須坦白的指出，抗日戰爭進入艱苦階段的今天，任何一個部隊，如果不能取得千萬民衆的擁護，沒有廣大民衆作爲生存發展的基礎，就是說，不能做到司令長官所要求的無條件存在，是必然要死亡消滅的，決無倖免之可能，更不要存投機取巧的幻想，必須要真真價實，一絲不苟，毫不夾帶才行。

在異民族踐踏蹂躪的苦海裏，廣大人民唯一渴望的，是能早日重見天日，恢復自由平等的生活。因此，他們對任何部隊，絕無所偏私，真正抗日的，給日寇以打擊的，就是好的，他們就會犧牲一切，幫助部隊，把殺敵犧牲的部隊看作救命菩薩，掌上明珠，這樣的部隊，決不會為困難餓塞所戰勝的。

在異民族踐踏蹂躪的苦海裏，廣大人民唯一渴望的，是能早日重見天日，恢復自由平等的生活。因此，他們對任何部隊，絕無所偏；真正抗日的，給日寇以打擊的，就是好的，他們就會犧牲一切，幫助部隊，把殺敵犧牲的部隊看作救命菩薩，掌上明珠，這樣的部隊，決不會爲困難饑寒所戰勝的。

我們熱誠坦白的向一切抗日部隊號召，首先要特別提醒新生的青年抗敵決死隊，要加倍努力，提高戰鬥力，積極展開游擊活動，以大小的戰鬥，千百百的勝利消息，傳播到遠近的民衆中去，傳播到後方和國外，使自己成爲中華兒女最優秀最爲人所稱道的一支隊伍；那麼，任何敵人和困苦是不能戰勝我們的。

以上這一切都是要求革命政治工作要百分之百的保證，沒有艱苦深入的政治工作，就不會取得勝利的果實，這是必須特別強調的。

看，趙城同胞怎樣對付敵寇？

李明軒

那廣闊的田野，靠近站旁古老而僻小的城垣，宛若長帶的河水，糧的計劃，並且境內土匪乘機橫行，人心惶惶不安。
敵寇的鬼心實在多哩！因為恐怕我們抗日同志的活動，在離鐵班巡視的地區，不管村子大小，每天晚上，令村長派人六名，分三數小時，並告村長說：「如有中國軍隊過路，務必先為報告，如人開路一。我們好預備去打，倘人數過多，我們也好預備撤崗，讓其

國際新形勢與我準備反攻階段工作之爭取

列夫

一、必要的閒話 波法戰爭之後世界走入的新轉形期，已經有將近七十年的戰鬥史蹟，中經上次大戰結果社會主義國家建立的重大收穫，另一世界的經濟恐慌總爆發，以及週近的新經濟恐慌的襲擊，本可使所謂先進的其實是陳腐的資本主義國家自處死滅，使他們各國的人民大眾從艱難困苦的歷史轉形期中解放出來，但因金融寡頭與死搏鬥，在世界舞台的幕後促成帝國主義派的人為的反動運動，所以近年來國際政局的演變常常令人眩惑，尤其是德蘇協定以後的變化，更其撲朔迷離，使人難以捉摸。本刊新四卷一期發稿時，正遇到蘇聯出兵舊俄領土即今日的波蘭國境的事件；這事件即在大後方一般人士已足夠驚奇，尤其是我們在戰區在敵後的工作同志更其莫明真相，有些人甚至故意播散蘇聯變換面目，將由蒙「滿」停戰協定進到日蘇互不侵犯的空氣。當時本刊同人雖陷在國際時局混沌與消息被封鎖的環境中，手邊沒有新的材料，足供估計國際新形勢的發展，但認為此事件重大，此空氣更可惡，有礙中蘇兩大國邦交的增進，於我抗戰前途更有莫大的危險性，為此特寫了「我們眼中的此番大戰」一文，虔誠小心地考察歷來國際政局演變的鐵則，審慎分析德波開戰後的各種事實，說明了此番大戰的本質、目的、性質，並慎重指出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之成立，是有我們抗戰成效的一個因素參透其間的；蘇聯出兵更是為了對人類和平作最後努力，是為了縮短帝國主義戰線減少殘殺而繼續德蘇互不侵犯協定之後的必要行動。新今一旬來的國際戰局的變化完全證明了我們這些估計都是正確的。不過這在我們並不引為誇耀，而只是事實先生的手杖在敲着以狹隘性自縛者的頭顱，請他們校正自己的錯覺，正確地負起輿論界的任務，不要再暗藏袒護英法帝國主義者戰爭的態度，以自欺欺人。閻司令長官曾經說過，這種戰爭是現社會不平等的「第二層間接影響」，是「勞動者被資本家殘殺之餘，復供國家作殺人之具」的戰爭，在按勞分配的立場上，當然要堅決的反對這種不人道的殘殺。——蔣委員長也曾為國際新局勢對我們發表過談話，除非像日本這樣破壞和平者，我們是不希望這種戰爭的。

一一 把本題提出 閒話完了，我們還要根據以前的看法把本題提出。怎麼說在國際新局勢下爭取我準備反攻階段的工作？

第一 最近的國際形勢是在蘇聯出兵的壓力下面演變出來的。就是說，朝夕有被帝國主義戰爭燃遍起來的巴爾幹及黑海、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現在由於蘇聯的出兵和正確的和平外交活躍的結果，反使他們有了喘息的時機，為防禦帝國主義者侵入而鬥爭，為對掠奪戰爭表示消極的反對態度而得到保守中立的保障。這便是說，蘇聯在戰略政略方面都完成了武裝，現在它更有力量為和平作進一步的表示。希特勒現在除非一反他過去法西的作風別無生路，他現在唯一的上策是跟着蘇聯要求和平。所以新的國際局勢下是有一個新的和平前途的；雖然說這個前途還是渺茫的，但於我們比較有利，我們要特別指出，努力爭取。不過；

第二 波羅的海方面的海賊行為以及西部戰場方面的正面衝突之逐漸開展，證明英法帝國主義者還未放棄狹隘的利益要求，還想把歐陸各國陷入戰爭的漩渦，為重分世界殖民地來一場大屠殺。因此新的國際局勢下也還是很可能使戰爭的發展普及到全世界的，尤其是巴爾幹及近東方面牽制蘇聯的；雖然蘇聯為了終止或限制這個戰爭的範圍而盡了並且還在盡着很大的任務，把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國主義拖住不得顛動一動。不過有點我們要指出，就是現行國際局勢下的大戰，至少，暫且是被蘇聯在歐洲方面的強硬表示限定了一定範圍的。在戰爭範圍有限制的情況下，我們暫且有兩個比較可靠的國際友人即蘇聯和美國；後來美國現在雖藉口援助英法，廢除禁止軍火輸出交戰國條約，為牟利企圖實行現購自運辦法有利於日本帝國主義者，但它對遠東政策一時還不致於完全改觀。反之，敵之友德意現在是不能再行東顧了，至少希特勒已經成了它過去的朋友。兩比之下，我們暫時還是有利的。

前一個新的和平前途能否出現，尚在未定之天，我們不能認為可持，並且縱令出現，也許為時甚暫。我們要了解現實，把住現實，

現下比較有利我們的國際局勢只能看作是暫時的，所以我們不能不提出及時運用新的國際局勢爭取我們準備反攻的工作。在這裏我們要了解，抗戰固然要自主，但國際有利條件是我們實行反攻必要的力量。

第三 大半年前曾有人考慮到中日戰爭結束方式的問題，三條路線中就有一條是「拖到世界大戰爆發，」企圖用大戰的混沌局勢結束抗戰。這種打算顯然是危險的，正如閻司令長官反對「客觀的路線」的說明，採用客觀路線結束抗戰，表面上即使是勝利，「但（也）應該顧慮到這個勝利不是自主的、永久的，而且因為他們（歐美大國）各有本身利益的條件，我們到那時，同樣也受經濟束縛，……（甚至）掩埋了新興的萌芽，障礙了飛機式的進步，達不到迎頭趕上的目的。今日所蒙的利益少，而移給將來之禍大。」

然而，抗戰中的進步是迂迴曲折極不平衡的，二戰區的意志雖是表示得如此堅強，而在全國範圍中主張客觀路線者仍然存在，甚且和叛賣黨國的汪精衛派勾搭一致，想經過一條曲線的迂迴和汪逆直線賣國的路線配合起來。我們主張在國際新局勢下強調我準備反攻階段的工作之爭取的意義就在這裏。

二 問題的癥結 問題的癥結在我戰爭形式上第二期抗戰即戰略相持階段早已出現，而在敵我力量對比方面，我由劣勢經過敵我平衡到我佔優勢的過渡行程中工作的不夠，延誤了我準備反攻階段的任務。誰把這個抗戰全程中最關重要的樞紐的工作艱巨的任務延誤了？

很明顯的，我們所說的敵我對比的力量，主要是指人力說的；因為要轉弱為強，物力的增長固然是必要的，但由於我們歷史條件的決定，人力的加強更是首要的條件。物力須人力來活用，只有人力的消長才是敵我力量對比的決定因素。所謂人力，不是個人力量的表現，也不是一黨一派的力量的表現，而是：首先全民族的統一戰線力量的擴大和鞏固；其次的民衆運動的深入和組織；再其次是民族革命政治化的新軍力量之增長及肅奸運動不分上下層不管官僚面子步驟一致的嚴正表現。這種種人力上的政治力量上的表示，最近大半年來如何？一般說來和反面的敵國困難增加及我們的外援程度比較起來實在差得很遠，不够得很。

這種人力上的不夠還拖延了戰爭形式上的戰略相持階段的工作；比如前線相持與敵後相持便成了一個反比例。因此，物力上的增長也受了很大的影響；比如物質比較進步的一些敵後的地方和城市，就因為我們軍政民運的步調，不整齊而受了很大的損失，尤其東南戰場方面被敵人劫奪去的更多。

我們可以說，如果我們二期抗戰以來人力上的增進能和一期抗戰時候一樣的增加，那末，配合目前國際有利的形勢和敵國內外的困難程度，反攻階段就快到來了。

抽象的說，客觀的條件在等着我們主觀的人力去活用了。然而過去已經過去了，亡羊補牢還不算遲；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補救這個缺陷，也就是說：

四 一 如何爭取準備反攻階段的工作 這首先要堅持抗戰到底的國策，公開賣國的汪精衛派固須堅決予以打擊，而其他暗藏在大後方及各戰區幹陰謀分化運動的活動者，也應當及時肅清。其次更要堅持團結和進步，反對一切被誘降、却降、投降的主張，擴大並鞏固全國的團結，在「勝利第一」的號召之下，參照各戰區各戰場及各地敵後的進步工作和主張減短補長，促進全國性的進步，擴大全國性的進步，反對軍政民運及教育文化各方面的後退行為和言論。再其次，是由人力的增長發展物力，除外大後方採取適宜的金融經濟政策；更須注意到開展敵後經濟對策，打擊敵之「以戰養戰」的經濟侵略，奪回我們原有的工廠和農場，以作我們前線反攻的一切準備。

末了，我們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為抗建復興服務的工作同志，應當正確的了解現階段的工作是最重要最艱巨的民族革命的低潮，已經開始襲來了。我們要用最大的努力和堅韌性，嚴守自己的政治立場和工作崗位，在工作中避開一切意氣，提高自己的忍耐力和警惕性，遇到有意無意的反動和退步份子，當說服者我們予以說服，當打擊者我們予以工作上必要的打擊，千萬不要以意氣從事，反被敵人借為藉口，須明白反動份子正希望全國分裂，我們要努力防止為敵之所快的分裂。這樣不單能鞏固自己工作上的團結，並且還能增長上層的精誠一致。

蔡雄飛投敵經過

——被俘十九軍政工人員歸來談——

民革社

據民革通訊社訊：前六八師副師長蔡雄飛於柳林戰役率部降敵，全部約千人被困於太原，其內部之政工同志十餘人，被迫受宣撫班訓練兩週，及長治失陷後被敵騙來長治，進行欺騙民衆工作，但皆不甘願，日前有五人逃經×路軍防地，十九日復有鄧羽皋、金劍萍、李永祥、王廷雄等四人，逃出西門，為我決死三縱隊游擊小組收留，本月二十一日晨安抵決三前方指揮部，當由董主任接見，鄭等報告被俘逃出經過甚詳，特別是說及蔡逆，在柳林戰役時，臨難畏懼，搖白旗之情況，及降敵後之種種醜態，莫不憤恨切齒，痛罵不已，原稿載黃河日報（上黨版）特轉載於此，以警讀者。

我們是幹一分校學生，在秋林隨營總校受訓完業後，即分配至十九軍六八師四零五團擔任政治工作，當時六八師駐柳林擔任河防，我們到達柳林十餘天，便遇到敵二次進攻晉西北，王軍長指示梁副軍長謂：「柳林渡口為我軍生命線必須死守陣地」。但是蔡雄飛當時代理師長職務，並不佈署、抵抗，直至敵人進逼柳林時，始張惶失措，後來前衛部隊，潰退下來，堅守柳林，已不可能，至此，梁副軍長下令部隊開往柳林北山，避免被敵包圍殘滅，但蔡逆對此命令又極端猶豫徘徊，以「北山缺乏水吃」為藉口，拒絕開往北山，當時形勢已萬分嚴重，敵人距柳林僅二十餘里，蔡逆才下令部隊，向小麥子方向邁進，而這時小麥子早已為敵佔領，此正是進入敵人包圍內，行不多時，前頭部隊遭敵襲擊，一時秩序大亂，部隊失掉聯絡，同時敵機三架在上空出現，全體士兵，皆臥伏地面，對此命令又極端猶豫徘徊，以「北山缺乏水吃」為藉口，拒絕開往北山，當時形勢已萬分嚴重，敵人距柳林僅二十餘里，蔡逆才下令部隊，向小麥子方向邁進，而這時小麥子早已為敵佔領，此正是進入敵人包圍內，行不多時，前頭部隊遭敵襲擊，一時秩序大亂，部隊失掉聯絡，同時敵機三架在上空出現，全體士兵，皆臥伏地面，

兵，知道搖白旗的意思，就停止射擊了，可是山下幾個連長，仍率部頑抗衝鋒，堅不接受蔡逆投降命令，這樣衝殺一小時後，因無統一指揮，力量分散，衝至山上之小股已有三十、五十，零星地被敵繳械，同時蔡等二十餘人已被俘，總計被俘蔡逆以下，黃參謀長張副官長，四三零團唐團長，四零五團二營鄭營長，一砲兵營長及全體九百七十餘名，輕重砲十餘門，步槍數百支，驛馬三百匹，及軍用品無算，此實抗戰兩年來，前無先例之奇恥大辱。

被俘虜後，全體被驅回柳林，旋解太原被困於東門裏小教場內，駐地四周滿佈軍警。生活極為惡劣，時有挨餓現象。但敵偽却強迫我們每日去聽無線電收音機中敵偽之荒謬廣播，並有許多宣撫官日人或東北人，不時調查，令士兵填寫調查表，起初蔡逆與全體同志，同住一處，但敵人對蔡逆特別優待，為其設備單間房送給他的洋酒罐頭、餅乾等食品，堆滿一屋。蔡逆生活極為優裕。於是他有一次便對敵寇參謀說：「早知皇軍，樣優待我們，我們早就來了！」

「七七」紀念日，敵寇召開所謂「興亞日」紀念大會，蔡逆第一次廣播，大放厥辭。講題是：「抗日迷夢」。（大意）說，「中國兩國為同文同種，兄弟之邦，說不上打戰。近衛聲明內曾說「日

本對中國毫無領土野心」此次日本軍來中國是提携我們，建設東亞「新秩序」。對日抗戰，實在是辜負皇軍之美意。中日兩國應親密地攜起手來，驅除白種人，建立「東亞和平」。蔡逆喪心病狂，一至於此。最近蔡逆又作第二次廣播，內容更荒誕無稽，較前變本加厲。他大肆狂吠，侮辱閻司令長官，及一切抗戰將領，謾罵義盟會決死隊、共產黨、八路軍，殺人放火，慘害民衆。蔡逆是否早就是漢奸，我們不能明證，因為我們去六八師僅十餘天。但看蔡逆之一貫行為，戰前不準備，違抗上級命令，亂調軍隊，故意開入敵人包圍圈內，臨難搖白旗，降敵後復作侮辱抗戰將領抗日軍隊團體，反對抗戰之廣播，這種喪心病狂，甘心事敵，不顧民族國家之種種行為，實在覺得他早已準備作漢奸了。

在太原經過一短期集中訓練，詳細調查後，一般校官便被調到東北受訓，一批尉官也調赴天津受訓，還有士兵百餘人，迫令在太谷一帶修築公路，我們十九位政工同志，也就為敵發現，強迫在太原宣撫訓練所，（由二日本少校參謀主持）受訓。所內原有學員二十餘人，一部為招募來的，一部由各縣維持會保送的，上課時，一日本宣撫官講演，旁邊有一繙譯官繙譯，所講題目，不外是（一）「抗戰亡國」，（二）「建立東亞新秩序」；（三）「共產黨是蘇聯進攻中國的先鋒隊」，（四）「中日同文同種兄弟之邦，共同趕走白種帝國主義」等荒謬理論。

我們受訓兩星期後，敵人宣撫官選出我們三十餘人，組織了一個潞安宣撫班，有一位日本宣撫官及一東北人繙譯，帶領向長治出發。我們乘同蒲車到了太谷，見太谷市面冷落只有幾家朝鮮人及東北人開的舖子。由太谷至南關後，火車便不能再通行了。南關以南

公路極其難行。沿途我軍游擊隊，不時襲擾，敵人萬分恐慌，路上見不到一個老百姓，只有來往的日兵，牽牛牽馬，形跡狼狽不堪，沁縣空室清野非常澈底。城周十餘里，找不到一個老百姓。過遼寧，汽車也不能通行了。我們從雨中步行到長治。長治城內，也早就實行空室清野。除千餘敵人外，那裏只有幾個五十歲以上的老頭子，街市空空洞洞，像一座死城。

到長治第二天，宣撫官，便帶領我們用石灰刷洗牆上標語。這樣工作七八天，始把全城標語洗完。後來又開始作「歸來工作」召回居民。每天我們至城郊附近向民衆宣撫解釋。可是老百姓携着食糧一走到城門，便被敵人搶光了，這樣歸來工作，更加困難。有一次，在××村，遇到了一個老百姓，我們暗暗的要求他帶我們去見抗戰軍。他答應了。第二天我們騙出西門，繞到××村，找着那個老百姓，他便送我們到游擊小組，轉到這裏來。

在這次被俘後，清楚地看到了敵人的弱點日益暴露了，敵人戰鬥情緒極低，戰鬥技術低劣，每聽到調動命令，便惶恐不安，暗地埋怨，在太原時我們與敵人閒談，敵人最怕（一）破壞交通，（二）空室清野，（三）我游擊隊襲擾敵後，（四）特別是我全國精誠團結堅持抗戰，每次蔣委員長發表堅持抗戰言論，敵人內部一般下級軍官及士兵都異常煩惱、痛苦厭戰情緒便自然地流露出來。

日寇在山西

雄翔等集體著（在印刷中）

山西是陷入最深，牢不可拔的一隻腳。本書約拾萬餘言，一面敘述日寇在山西的種種活動、暴行與無恥；另一面，則指出我軍民英勇奮鬥的事實，可歌可泣，與日寇的活動，形成鮮明的對照。要想瞭解日寇在山西整個活動的情形者，這是一部最完整的參考書。

黃河書店總經售

再斥汪兆銘

何香凝

前幾天曾養甫先生來找我，說汪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殊屬胡鬧，讓我寫些文章，駁斥他一番，這個我自然是同意，因為我覺得駁斥汪那些無恥事×的胡說，直至其污穢與曲解孫總理三民主義的狗彘心腸，不特是我們分內之事，而且是每個愛護中國，愛護三民主義的人的責任。可是老實說，我對於許多負責駁斥該逆的同志們之不大肯說話，實是有些不懂，所以我問曾先生：

「我是一個老百姓而已，現在要老百姓來動筆，自然是很好的，不過香港這麼多的中央委員，而且聽說其中還有專門負責斥駁汪逆的要人，咱們老百姓應該服從中央委員的領導才對。」

曾先生表示同意了我的話，並且說就要去和留港的老同志們商量商量看。那自然更好了，我想有那麼多中央委員肯來出頭反對汪精衛，我們老百姓就更振振有辭了。

過了幾天，又聽了許多有趣消息：第一、青島傀儡們大開會議，汪極力要求參加，結果日本人對他講，「你不要太心急吧，等等不要緊的」，於是老汪極為掃興。第二、傳聞十月十日漢奸們準備什麼「國民大會」，汪逆就大活動，從中產生偽中央政府，並企圖在成立後，公佈該偽政府及各院長悉照我們原來政府名單，只是「當主席及各院長在重慶因被共黨挾持未及回任前，指定副院長代辦代行之」云云，自然這些鬼計伎倆，斷不是日本人所能想得出來的。

這又證明一件事，便是汪精衛在×人面前，其實弄氣力供給×人的種種新陰謀、新計劃，實比王克敏、梁鴻志之流還要積極。回想他自重慶狼狽出奔，發出艷電以後，還有些人只以為他「不外主和」而已；焉知他每况愈下，簡直跑到東京去做公開漢奸，將以前歷史出賣淨盡；以後就更不堪了，一直墮落到公然替×做廣播宣傳。且陰謀以魚目混珠伎倆，胆敢冒用三民主義，盜竊國民黨招牌，毀謗國民政府，無恥而至於公開污穢孫總理！

可見凡是主和者都不會是好人，大凡基本人遺棄孫總理三天政策精神，對抗戰前途失了信念，厭惡民衆，只圖個人支配慾者，汪精衛就是前車之鑑。所以一個人的政治信念能否貫徹始終，是非常緊要的，汪精衛不能不算做一個會花言巧語的人，可是只要看他十五年來所說的話他每年說的話，就每次不一樣，表面上既如此，實質上更可知了！可見一個人說了話，就不能輕易改變，一改變完全反乎道義而行，民衆就要唾棄的。汪二十餘年來政治方針，今日南、明日北、前日東、後日西，其風車政治的旋轉，却使他本人今日轉到×人的懷抱裏去了！可見一個人不能憑他說的話來測驗他是否真已發現，他說過的話，要看他究竟做些什麼？然後才知道他說的話算不算數。

汪精衛現在還自稱爲「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哩，其實他的一生就是違背三民主義的一部變節史！

汪精衛可恥的捏造孫總理的話，說孫總理講述「求中國革命成功，必須得日本諒解」，事實如何？

民國元年 孫總理就任臨時大總統，決定永遠奠都南京，那時要將南京做首都的原因，並非因爲袁世凱在北京，而是因爲「早知帝俄與日本必來侵略中國」。因而 總理在當時，便早已提出反對強鄰壓迫中國的主張， 總理當時發表了一篇演說，內中強調要反對強

鄰，××××××××：因而初次提出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的綱領，當時還有些老同志提出反對質疑，總理還說過：「你們對這點表示懷疑，你們就不革命好了。」聽過這句話的老同志，現在還應當有幾十人，可以證明的。這些就證明 總理當時的建國計劃，是以日本和俄國（沙皇帝國主義的俄國）為其假想敵，以進行反對強鄰壓迫的奮鬥，在中國發展實業，××××××××××，由此可知什麼。

總理說過「要得到日本諒解」，全是胡說造謠，沒有根據的。

我再「舉一個例」：十三年冬，總理臨終前經過日本，為爭取日本民衆同情中國革命，故指出中日兩國同文同種等的話，可是在發表這演說之後，他對日本新聞記者的答覆，就堅決的說明：「強盜來家裏搶東西，固是可恨，但小兄弟要強霸大哥哥的產業，尤為可恨！」其實主張「必須得到日本諒解」的，正是汪精衛自己。遠在民元時代，代表袁世凱到南京調和的是汪精衛，公開宣言「現在不必再談革命，只須袁世凱出錢，我們拚命造鐵路就好了」的，也是汪精衛。後來 孫總理離開臨時大總統職時，愴然的發表演說：「國民黨同志意志如此薄弱，實為失望，」其所指對象，當然也是汪精衛。這樣汪精衛完全「諒解」了袁世凱；袁世凱就完全「諒解」日本了。孫總理感覺汪反為袁助，遂無可如何，退總理職。這是汪對 總理中國革命的第一次出賣。民二倒袁失敗，總理組織中華革命黨，總理不要汪參加，從此以後，總理對汪，始終是不信任的。直到民十三年，汪也並無任何地位，總理在這前後，指汪為「只能做調和工作」，誠是事實，其由來實在很久了。

辛亥革命失敗之後，當時陳璧君會來找我，說要到外國耕田去了，我當時默默不答他，後來才知道，他們夫婦，就率領了行將二十人的侍從婢僕，一溜烟到法國耕洋房子去了。並且是慷慨的加入了進德會，宣言不吃肉、不飲酒，不做官，以鳴其高尚之餘，然後拿了袁世凱的津貼，到法國去逍遙快活，吃佛蘭地酒去了。有趣的是陳璧君，直到民六七年由法國回來以後，她還是最積極的破口大罵孫總理的一人，原因很簡單，因為 孫總理對汪精衛和她結婚有所批評，這樣，今天在日本人保鏢下自稱「當 總理最需要革命同志幫忙的時候，就早已離開了 總理的。」

袁世凱倒台之後，總理率領執信、漢民、仲凱諸人，創辦建設雜誌，汪當時並不怎樣積極工作，骨子裏還是同情於袁世凱。可是他果真就不做官而已矣麼？並不，原來他要做頂大的官才舒服。當時他還假惺惺，到十四年七月一日國民政府新成立，他做了主席，可是後來就壞了，三日不知肉味，他就惶惶不可終日，非做主席不可，沒有得做，搶來做，搶不來就討也得去。到今天，果真跑到日本人那裏討主席做去了。

中間的一段歷史，便是他搶主席做的時期，于是弄得烏烟瘴氣，滿天神佛，歷年內戰頻繁，同室操戈，可是沒有一次沒有他，這到不稀奇，重要的是很多次他都和日本人有來往，結果是民生凋零，農村破敝，國庫空虛，軍械消耗，等到日人壓境而東北遂告失陷，難道這不是公開秘密嗎？北平擴大會議時候，汪精衛用盡了九牛二虎之力，挑撥華北大內戰，因而張漢卿將部隊悉數調入關內的時候，×人便乘機發動「九一八」，搶跑了東北了。當時汪的逃走，是用日本飛機接出來的。他那首表面上堂哉皇也的「雁門關上渡重陽」的什麼鳥詩，也許是坐在日本飛機上高吟的吧！

他的車輪政治是無原則的。他只圖個人的領袖主席慾望，因與今日聯甲倒乙明日聯乙倒甲，後天又聯丙倒乙，其間甘為×開侵略道路者，又不知若干次了，他每次這樣幹之後，必定出賣一大幫小同志，綜合計算他鬼頭鬼腦的而被犧牲掉的小同志，真不知有多少百。

記得上海的汪公館門前，曾到過爲他奔走而犧牲一切的小同志，想來索些飯食，他不特不理，尙想叫「巡捕拉人」。聞說迫得這些小同志悲憤填胸，在他公館面前，活活吊死了，那還是他高陞行政院長的時候哩。當然這樣的「小插話」原本是不必叫這些大偉人舊事重提的，可是這一小例，已足證明汪精衛全無政治道德，跟他一場，只是自尋死路而已。

可是話得說回來，汪精衛之流遺臭萬年漢奸這已成蓋棺定論，只要是炎皇帝胄，××××××；然而事到今天，我們對汪精衛及其隨汪降×的門徒，決不能簡單將他痛罵一場，或開三響應中央通緝汪、陳、周三逆通電，就以爲够了，倘若這樣開展下去，那麼駁斥該逆就會成爲新官場點綴品之一而已，其對於國家民族的實際幫助，還是很少的。所以我要判斷一個人是否有真正有反對汪精衛的決心，除了口頭或文字上將他痛罵一頓——這自然是必要的——之外，還要看他能否：一、對這問題能否當作嚴重教訓來看。二、對這問題嚴重的教訓，能否引出必要的結論。

教訓是那些？我以爲首先，是我們最高當局歷年來用人失策的損失。現在我們處的是對外戰爭，不是開玩笑，我們當面的敵人是比我們強，是積有數十年侵略我國的準備，是到處佈置了他們的爪牙暗探的×人，要真正打倒這樣的×人，就應當確實充實各級政治機構，以決心抗日的人材，而將歷年來路人皆知的親日和對抗戰無信心的份子清除出去。汪精衛是日本人親信的人物，誰不知道呢？汪精衛與希特勒會面後趕回中國，其目的在破壞我國抗戰準備，誰不知道呢？汪精衛用過的人物大部份——塘沽協定開始，用很多公開的漢奸，誰不知道呢？可是抗戰開始後，汪精衛還是聲勢赫赫的，「副總裁」，什麼會議都有他的份，而且還是國民參政會的參議長，抗日的、真正愛國的，有能力可以貢獻給抗戰的，却都被摒不用，最多只蓄一個，或者甚至半個只來「趁紅白喜事，點綴一番」的客鄉，這種「寧給混蛋，不與民衆」的用人政策，便招來了今日的損失。其次有些人以爲將他留在重慶，還給他事情做，不外不要他公開去作漢奸，這樣講去，雖表面言之理，其實是錯的，這種人之當漢奸，是有他一貫的政治思想——仇視民衆××××××，仇視孫總理的三大政策——非善所能勸止的。若果不要他們直接跑去日本告密，這自然是好的，但是就應當把他們監視起來，限制其自由，嚴防其活動，斷不是給他們如此重要的工作，甚至負責行政辦黨的職務。現在有許多埋怨今日國際援助的尚嫌不够，老實說來，這樣的對抗戰信念不堅決的份子，容忍猶豫的政策，是不容易得到國際援助的。這是嚴重的歷史教訓，這教訓就要我們政府的負責人，以至我們大家切實去思索與體會。

其次，這教訓了我們一個真理，即是總理遺囑中所云「喚起民衆」，這點，我們同志的了解是如何的不够，舉「一個例」吧？直到汪精衛發表艷電之前，國內許多人的直接批評，公開表示反對抗戰的汪精衛，還是被禁得水洩不通，批判該「副總裁」的文字，常是被辦黨的同志們所深惡痛絕的，這樣又如何能够希望喚起廣大羣衆去切實監視漢奸活動。又如何能够希望民衆與海外僑胞自覺的杜絕一切謠言，而更積極的出財出力呢？又如何能够希望民衆對政府官吏行使切實的監察，來共同鞏固抗戰後方呢？這是極嚴重的歷史教訓，這教訓就要我們政府負責人切實去反省和體會。

其三，這教訓我們又一件事，使我們紀念起總理的偉大，確實要中國底××××侵略的奮鬥得到勝利，就必須實行三大政策，要中國滅亡給××××就只好取消三大政策。這三大政策的基本精神，便是「喚起民衆」與「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只有真正的喚起民衆，我們才能够真正實行人力、物力總動員，只有切實實行聯合反侵略維護民主國家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中國才能找尋真

正的與國，才能獲得國際的切實援助，總理當時要提出這些，用爲中國要由××××桎梏中解放出來，因此總理提出對外聯俄——爲蘇聯首先實行對我平等政策××××××××××××。總理對內提出容共其目的也不外扶助國內反帝團體與農工，聯合××××的基本立場去曲解三民主義，或者修改三民主義的人，其結局都不外和帝國主義妥協，或者就會做汪精衛第二，所以今日汪精衛叛變節給我們的教訓，就是要我們忠實於總理晚年提出的主張——因爲這正是集總理四十年思想經驗的結晶——保持總理傳統的三大政策與其革命精神。汪精衛今日之做漢奸，就是汪精衛從開始以來對總理這一貫的革命主張是動搖的、懷疑的。汪在民元時代，就反對過總理堅決打擊袁世凱輩北洋封建軍閥的政策；後來總理改組國民黨，實行三大政策這點，也是從開始就表示懷疑的，結果他所了解的革命，就不會是真正依靠於「喚起民衆」，而是全憑依附武力。結果以投機取巧手段，奪取個人地位，這就形成三翻四覆的風車政治，口頭高談民主政治，而實際則取消民主政治賣身投靠無所不爲。因爲他所了解的，「革命成功」他不是如總理的看透「中國之解脫××××之桎梏，不能實現」，因此他以爲表面上達到區區的條約修改，則可以滿足，結果聯德意未嘗不可，連投降日本，都儼然不以爲恥辱，這樣對於聯合平等待我之民族之政策，就只有中途被放棄，只有完全依賴××××的觀念，因爲他根本上懷疑總理社會主義的理想，因此三民主義中民生主義部份——特別是改善民生，節制資本，平均地權，對於汪精衛是全無意義的。所以他不特倡出中國只有大貧小富，並無貧富之差異的胡說，而且任何改善民生的理想或政策的倡言人，都得汪精衛刻骨銳心的仇視。這就是汪精衛且不惜爲××××走狗甘自流爲漢奸的思想上的原因，這教訓，對於我們三民主義的信徒，應該是特別嚴重。汪精衛現在拚命捏造他的「三民主義」，這種侮辱我們是應忍受的，凡忠實於總理的信徒，就應該忠實於總理的傳統革命精神，不要被帝國主義花言巧語所歪曲，不要變成和汪精衛一樣。

今天是八二三了，這兩年來犧牲了無數的衛國忠勇將士，死了這許多悲慘遇難的同胞，焚毀了這麼多城市、產業、文化機關和屋宇，失却了這許多錦繡河山和土地，此仇此恨，汪逆不特全無報復之心，且將責任全部推在中國身上，彷彿日本這樣做是天生的應該的一樣，其醜顏鮮恥，至此而極，蔣中正同志斥駁他是漢奸的和平，這是完全對的，今天祖國的抗戰，又到了艱難的階段，遠東局面如此，恐怕汪逆從中大肆活動了，大家應該本着總理的傳統革命精神向前邁進，愈挫愈憤，再接再厲，中華民族是非勝利不可的。

任何戰爭得到民衆幫助的一定勝利。這次抗戰，尤其應該發動全國各地方全體民衆的力量來和敵人拚命。但是要希望民衆和軍隊合力一心，合拍應手，一定先要對民衆表示親愛精誠，得到他們的信仰，才能達到希望。

——委員長語——

三週年大會特寫

(一) 犧盟走在歷史的尖端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是世界一切弱小民族尤其是我半殖民地中華民族的一個頂頂艱苦憂患的歷史過程，民族革命的烽火在我們國土上已繼續燃燒了兩年之久，然而我們還正在以鮮血與頭顱向世界上昭示：中華民族為任何力量所不能屈辱，中華民族將永遠是獨立自主維護世界和平的先鋒。我們驕傲着：真理在我們的懷抱中，而尤其是我們具有用以維護真理可歌可泣的光榮的犧牲精神。這義勇雲霄的犧牲精神，不僅挽救了中華民族的危亡，而且在血肉中已奠定了民族抗戰勝利的基礎。

誰都曉得：在華北要塞全國堡壘的三戰區執行着這一個偉大的歷史任務的，是在三年前的今日為適應閻司令長官之民族革命號召而成立的犧牲救國大同盟。它三年來在極艱苦極險惡的鬥爭環境裏，造成了無限光榮苦鬥成功的紀錄。在鐵血的教養下，犧盟是日益強大健壯起來了。今天，我們在抗戰走到更艱苦的階段，需要用更英勇的犧牲精神來迎接勝利的日子裏紀念犧盟三週年，是具有着重大的歷史意義的。

(二) 大會在風暴中

會場在萬山叢中，從正午起就有越山過嶺走向會場的羣衆行列；他們都帶着一種從實地鬥爭獲到的勝利信心走進大會會場。

二時過後，大會場已經被會衆擠滿了，從主席台到會場裏最末的一張椅子上都坐滿了人；男的、女的、亢奮的臉上煥發着英勇的神采。他們是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兒女，是犧牲救國的最勇敢的戰士。參與大會的單位有：犧公總部會，第×戰區政治部，太原綏靖公署政治部，政工大隊，黃河出版社，文化界抗敵協會，軍政民訓練委員會，集訓團，農救總會，工救總會，以及來自後方的戰地記者們。會場裏揚抑着熱烈緊張的空氣，四壁張滿了錦旗和綾質的軟幅

華

，一些從慘痛搏鬥和艱苦努力中所博得的評語在四壁吐着鮮麗的光輝。這光輝是千千萬萬獻身於烽火中的犧盟同志的精誠揭發。主席台前橫貫着一幅『不願意做奴隸人們團結起來』的大字標語，映在每一個到會者的眼簾底前。

坐在臨着邊門的一個年青（差不多還是孩子模樣）的同志，時時掉過臉來朝着窗外，他似乎是很關心到這一個風雲突變沉暗下來的天氣會落下雨來，然而雨還不會落，風暴却咆哮起來了。風捲着塵砂，像空中拖動着的一把巨大無比的掃帚，掀起漫天風砂，有不少是冒着風砂從遠方走來，陸陸續續地進入了會場，那臨着窗門坐着的年青同志見到這跳躍的情形不禁興奮得頻頻自語着：『啊！犧盟在風暴中！』

開會，儀式在肅穆的空氣中莊嚴的舉行過了，司令長官堅定而沉着的一字一句落在每一個到會者的心上，宏朗的音波，蒼勁的風度，象徵着中華民族的樸實與強健。司令長官說：我們今天紀念犧盟要把握立場，努力我們的效用工作，『我們定能粉碎一切誤解，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掌聲像春雷一樣的滾動，在白熱化了的情緒之下楊副司令及各機關長官各團體代表都相繼致了懇切的講詞，在極熱誠的犧盟同志面前捧出了高貴的熱誠與殷切的期望。

大會擬定了的三通電報，輕朗誦後一一通過了，尤其是向民族革命最高領袖蔣委員長致敬的第一通電報是在一致鼓掌熱烈的情緒下通過了。這裏充分表現了民主精神的高貴性，與犧盟同志敬愛領袖擁護領袖的熱誠。

(三) 高照真理的火炬

大會是閉幕了，但風暴還在咆哮，會衆的情緒還是不能遏止。此情此景，真是『大風起兮雲飛揚，安得猛士兮威加四方』。在風

雲緊急的情勢下，勇士們面目更其英武可愛了！

捲過一陣風，追落一陣雨，雨點有時急驟得像彊場上的馬蹄，有時也戛然而止的停下來，風在咆哮，雨在嘲笑，為慶祝儀盟三週年的提燈大會就在這風的咆哮，雨的嘲笑下進行了。

一條漫長漫長的燈火行列，出現在風雨中，像古老傳說中的一個神話，然而這神話將活到××鎮所有人民的心裏，他們沒有看見也沒有聽到祖先說過這地方上有過這樣熱鬧哄天的盛會，他們好奇心而且喜悅的跟在行列的後面，他們都似是完全懂得這是怎麼樣的一

取消進步的抗戰力量能克服困難嗎？

編者先生；最近發生在霍縣二區的，取消抗日政權，與取消羣衆團體的事情，的確，是令人警惕而又懷疑，取消進步的抗戰力量，是克服目前困難呢？還是增加困難呢？當霍縣新縣長梁××接任以來，因為經費比較困難，這個問題也可說是在敵後方堅持抗戰很容易碰到的一個廣泛的問題，在今天這樣困難環境下，我們的政權是降低了過去富裕的要求，可是抗日政權並不因此而受到影響，反而要鞏固與擴大，在艱苦的條件下，每一個能同民衆共甘苦的縣長，對這個困難都能克服它，但是，×縣長在解決困難方法中，竟採取了取消霍縣二區抗日政權與羣衆團體，以縮小抗日根據地區，這確是一件抗戰中稀有的事情，極其痛心的事情。

取消抗戰力量，顯明的不是克服困難，祇是增強了軍政民工作上的困難，添加了民衆陷入魔手的憤怒與痛苦。首先在這個克服困難的問題上，×縣長並沒有經過行政上級的同意，與同民運方面的協商，這會影響了我們的團結，增多了磨擦，給予敵寇漢奸進行政治陰謀的有利時機。其次這樣解決經濟困難，更是在閣司令長官偉大昭示與今天困難形勢下，不能作到「無條件的存在」，與敵人作長期的苦鬥，也就是違反了司令長官的意志。在前任縣長未交職之前，經濟困难問題也一樣存在，但是在工作同志共同以十二元的生活維持情形下，克服了一切困難，今天何不能這樣作呢？實際上並沒有比過去的困難更多一些，現在祇是行政人員增加了薪餉，多了數百元的開

回事，他們都聽得懂行列中呼喊出來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擁護閻司令長官的一切進步主張」「反對後退」「反對磨擦」「堅持團結、進步、抗戰到底！」一些口號，而且他們樂意的跟着呼喊，也一樣的擎起拳頭揮向風雨的暗空。幾百個幾千個堅硬的拳頭迸擊着鋼鐵的火花，幾百個幾千個人的呼聲爲震撼山岳的怒吼，幾百個幾千個人的心交映着輝煌的燈火，在風雨裏而 成爲高照真理永不息滅的火燄。